

# 「八一三」之役

## 吳克仁軍長殉國紀實

王公瓊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寇發動入侵淞滬，與我守軍激戰約三個月。敵更於該戰場之南山衛乘虛登陸，拊我軍之背。因而我軍轉進，政府西遷，此即所謂「八一三之役」。按敵在金山衛登陸之後，直驅松江縣城，擬進而切斷我大軍退路；我方為掩護計，必須死守松江一段時間，遲滯敵之抄襲。但在該項艱鉅任務，圓滿達成之後，吳軍長克仁却不幸殉難。其殉難確情，不為人所盡知。且竟有不明事實，妄加揣測者。惟以功績不容泯滅，是非必須澄清，而對於國家民族效精忠者，尤應加以表揚。本人以和吳軍長，同奉「死守松江三日」之令，且共守危城，把臂突圍，雖得倖免一死，但不能不就身歷和目擊情形，詳確追述，藉明真象。

### 敵登陸金山衛形勢

敵於金山衛登陸前略情，提要簡介於次：

1. 敵在滬市閘北蘆漢濱一帶登陸後，主戰場即在該處。

2. 浦東各縣及滬南一帶（包括川沙、南匯、奉賢、金山、青浦、上海及松江等縣），除由

敵機濫行轟炸外（松江被轟炸尤慘重），暫無地面戰事。

3. 開戰兩個多月，以滬北戰場吃緊，浦東守軍原由張總司令發奎負責指揮，迄十月底，其所部阮肇昌師及張鑾基獨立旅，悉行令調增援，以致浦東滬南一時並無國軍。該地區防守之責，均由地方部隊負之。

4. 敵以滬北主戰場戰事膠着，不能取勝；乃由海道繞至滬南金山縣屬之金山衛乘虛登陸，襲我後方，並冀截斷我大軍的退路。

5. 當時戰場的指揮官為陳公辭修，駐青浦縣屬的北幹山。

6. 本人係該地區的兼保安司令，所屬之地方部隊，原受張總司令發奎指揮。張北調後，即由黃代總司令琪翔負責。

了解當時的情形，才能便於敘述敵於登陸後之動向，以及吳軍長如何達成任務和不幸殉難的詳確經過。

### 奉命死守松江三日

敵在金山衛登陸，我的記憶中，是十一月四

日。在那天拂曉，接到金山縣長程厚之的電話報告，說是拂曉前有四艘船裝載約百餘名的日軍登岸，已於海岸上各佔據了散兵坑固守，似有建立灘頭陣地的企圖云云。我當轉報陳公辭修，並謂駐守金山衛的地方部隊，僅有一個中隊，且無曲射火器，請示如何處理。當得指示，謂應嚴密監視，並應部署死守松江縣城待援。至次日（即十一月五日）晨，復據報稱：敵於夜間有三十餘艘艦隻，運到大批敵軍續行登陸，並大肆轟炸，有進薄松江縣城模樣。按金山衛距松江縣城，僅約六十華里，本應朝發夕至。但以無公路交通，且溝渠縱橫紛歧，致大兵團前進遲滯。六日晨，敵軍到達黃浦江南岸，該處名米市渡，距松江縣城僅十華里許，正搭建浮橋，擬再北進。是松江縣城，更形岌岌可危。這時黃代總司令琪翔面交一個手令，內容是「着該保安司令協同四十軍郭軍長汝棟，六十七軍吳軍長克仁死守松江縣城三日，違即軍法嚴懲」云云。黃氏於下此令後即行離去。那時既不知郭吳兩軍在何處，而敵軍已由黃浦江上搭橋北進，同時敵機復瘋狂轟炸。我本人雖誓死堅守，但力量單薄，總是焦慮到無法達成

支持「三日」的任務。

到了傍午，傳郭軍開到，一時稍感寬慰。但見到該軍的旅長馬福祥氏（和以前西北宿將馬福祥氏同名，係四川遂寧籍），他說全軍在北戰場，損失頗大，現祇有作戰士兵一百二十餘人。這位旅長頗風趣，他說兵在精不在多，只要我們調度得宜，總能達成任務。當即決定，要我們地方部隊守城，他到城南佈防；這總算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處置。稍後，郭軍長也到了，這位瘦小甘地型的軍人，書生氣味頗濃，見到祇重重複地說道：「臨難毋苟免！」他這話意味着什麼，當然很明顯；但令我們心理上倒益加鎮定。聽到城南城西的漸緊漸近的槍炮聲，也無從焦急了！

### 吳軍馳援主動反擊

在六日的晚間，忽北門的守城的士兵，飛報吳克仁軍長的援軍真的到了，並盛稱援軍的裝備和軍容。這真令我和郭軍長汝棟感到意外的興奮！在我們接到吳軍長進入了指揮所，他於了解敵我現況之後，便立即召見他所部一〇七師師長金奎璧和一〇八師師長張文清兩位師長，並嚴令張師防堵城西敵寇流竄（松江西門外，為該縣商業繁盛區域，時已有一部敵軍竄據）。另令金師即出新東門向南迎擊北犯之敵。並嚴責必須繳交戰場上擒獲敵之符號，藉驗戰果。這種明快的決定，並主動的以攻為守，更令我和郭軍長覺到輕鬆，認為「死守三日」的任務，會圓滿達成的。

在此且補述一下我們的指揮所在松江縣城內的位置，來幫助了解困守危城中的情況。

那時松江區的保安司令部，即設於遜清長江水師提督衙門的舊址，逼近松江的小南門內，距城牆約三百步，在抗戰初起時，本人即在司令部之東北隅築一地下防空室，作預防空襲之用。那時的指揮所，便借用這個防空室。它的位置，便在小南門內不遠的地方。

經常在這「指揮所」內的，大都為郭吳兩軍長和我及吳軍的政治部主任（此人亦姓吳，名已忘）等四個人，在金師長出擊後，聽到城外似爆竹般的槍聲，不免沉默而緊張。但在次晨（即十一月七日）拂曉前，金師長向吳軍長報告，謂敵已被壓迫退却，並呈繳戰場中檢獲之敵軍符號計四百餘枚。由符號上方知敵軍是「近衛師團」。這樣的豐碩戰果，真令我們異常的興奮。

這時像老僧入定的郭軍長，突然激動地向我說：「不是吳克仁軍這樣的硬拚，這城今夜便已失陷了！」真是的，以我們守城的地方部隊，和郭軍的殘餘士卒能抵擋得了這樣的暴敵麼？

### 叔姪同胞血淚衝鋒

經這次吳軍將敵痛予打擊之後，敵焰頓衰，因而七日的上午情勢較為緩和。但到了午後，敵似已有增援部隊到達，復行猛烈反撲。和吳軍於南門外往返衝殺，旅進旅退。而敵機轟炸，又漸頻繁，入夜仍不稍停。到了八日的午後，於我們任務即將達成之際（我們「死守三日」，應至八日午夜屆滿），敵之攻勢，益見凌厲。我和吳郭兩軍長都走出指揮所，各就位置，作最後搏鬥。到了下午，吳軍長手裏擎着一枝短槍，從小南門

進來，滿身污泥，滿頭大汗，一見由城牆下來的我，一把抱住，嘴裏不禁極情感喊道：「老弟，你可以作證，你見過一位將官在第一線打衝鋒的麼？不這樣怎麼辦！好在我活着回來，敵人也被我趕退了一大段路！」我和吳軍長本非舊識，因為兩三天的共生死，情感交流，極易親密。他這開頭一聲極熱情的「老弟」，令我雙淚直流。這一幕情景無論何時，我是不能忘懷的。心裏常嘀咕着：「我總有機會代你『作證』的，你為報國殺敵，曾以將官身份，竟打了一次第一線的衝鋒！」

但到黃昏前後，敵又攻近小南門，雙方衝殺吶喊的聲音，在指揮所內都能聽到。吳軍長以無論達成任務及突圍撤退，均必須再將頑敵逐退。因將吳謙旅長召至，並嚴令其率部出小南門反攻，於吳旅長將行前，吳軍長復向其深深來一個鞠躬，並謂：「以私言，你是我小叔，相信你會奮不顧身，為國效命，為我盡職的！」言時聲淚俱下，令人感動。我和郭軍長方知他們原是叔侄關係，不得已用上父子兵了！

但約兩個小時以後，吳謙旅長被担架抬了下來，說是小腹中了子彈。吳軍長因再度外出指揮，將戰況穩定。這時已到了八日的夜半，我們的任務，已圓滿達成，這才部署作突圍之計。

吳軍長於突圍命令下達之後，即請郭軍長先行撤退。那時松江縣城東南西三面，均為所控制，僅有北門尚可通行。我因和吳軍長約，應共生死，決不分離。當以我的左臂緊挽着他的右臂，離開了那座地下的指揮所，向北門那個方向步

行前進。因松江被敵機轟炸奇慘，城內彈坑密布，我和他幾次滾入彈坑內，身上滿纏着散落下來的電線；但我們倆始終互相緊挽着，未曾分散。

出了北門，我們夾雜在撤退的士兵和騾馬隊中，沿着公路，向余山的方向前進。江南的公路不多，且不甚寬闊，撤退的軍隊，和一些騾馬輜重，簇擁前進，倒有「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打聲」的蕭瑟感覺。但偶一回頭，望到我們曾經死守的松江縣城，已經飄浮出為敵佔領的照明標誌，不無惘然百感！

在我們行進到離松江縣城約三十華里的余山坡之上，突遇到敵人的埋伏；一陣緊急槍聲，把在我們身後的幾匹馱着迫擊砲的騾子驚的前衝，並將我擠落到路旁一個水坑裏，這樣子一下紛亂，我便和吳軍長分開了！這時是九日上午約在二至三小時的時間內。

### 突圍渡河橋邊殉難

我和吳軍長在余山衝散後，候着那埋伏的日軍被吳軍消滅以後，每往前進，至黎明入青浦縣境。因蘇州河的南北，都有敵踪，只有沿着蘇州河的南岸袋形陣地內西行，打算脫離敵人的包圍圈。一路上被敵機轟炸，行進較為遲滯，下午方抵達青浦和崑山交界處之白鶴港。因該處有渡蘇州河的公路橋，要想西去崑山，必須由此處過橋。這段的蘇州河，寬度不到一百公尺，那時跨河大橋，似係木造。但在我們抵達該橋之前，這座橋恰被敵機炸斷，不能通行。而敵機復在橋上盤旋，時向該橋南端等待過橋的官兵轟炸和掃射。

我們為減少殺傷計，只好伏於地面，不能行動。直到傍晚，敵機於一陣大轟炸之後離開，我們才都站起來，準備渡河。我是找到兩塊門板，重疊起來做渡河工具的。在我剛上門板，離岸三兩丈處，便看到吳軍長站在那兒，像忙着指揮如何渡河模樣。我和他竟在這裏又行會合，不禁狂喜，當即向他舞動雙臂，並準備將木板划回。誰知竟在這時，南來的敵之便衣隊趕到，一陣槍聲，把待渡的官兵打的七零八落，轉眼間局面大變，再也看不見吳軍長的踪影了。我不得已將門板划到北岸以後，守在堤旁，總希望他會泅水，我們再挽臂走上一程。最後，一個泅水逃過河來的青年告訴我，說他過余山後，始終是追隨吳軍長行動的，頭一陣的槍聲中，吳軍長便倒下去，即使他會水，也派不上用場了。這位青年並證明，那位高個子政治部主任的吳先生也同時殉難。

在蘇州河岸的夜色朦朧中，我確知已和吳軍長人天永訣了！他完成任務，掩護我們大軍轉進；不幸犧牲，却無礙其崇高和忠勇。這也是我由衷的認定！

### 關斥調言顯示真相

依上所述，松江縣城能遵令死守三日，達成掩護主戰場大軍退却的任務，該完全歸功於吳軍長克仁。至共同接受命令的郭軍長和我本人，幸未獲罪，實沾到他的光榮。這種明顯情形，無待贅述。乃竟有虛妄調言，出人意料者！

在松江棄守後，台兒莊會戰前，黃炎培和梁漱溟及江恆源三氏，奉中樞令負巡迴宣慰各戰區

的任務到了徐州。時我亦以事經過那兒。三氏和我均舊識，因約晤敘。黃氏見了我便劈頭問道：「東北的吳軍，怎麼把金山衛弄丟了？把東戰場搞的一塌糊塗！」這種說法，真是荒謬透頂，令人驚奇！敵人在十一月四日晨即已在金山衛登陸，吳軍係六日晚方馳援到了松江縣城奉令死守。是敵之登陸和吳軍如何牽扯得上？並且不是吳軍死守，達成任務，那情勢又不知糟到什麼地步！經我把身歷和目觀的實情，向他詳述一過，他才恍然大悟，並且自承將功作罪，實係罪過。惟那時黃氏係中樞大員，且彼原籍浦東，為何不明真相如是？令人費解！有人說，這種調言，一時頗為普遍，真是匪夷所思！豈曾參殺人，真有人相信麼？

總之，對於國家民族能盡精忠、守大節的事蹟，不容抹煞的。因而，區區敢以維護乾坤正氣的微忱，略述經過，藉以告慰這位偉大戰友之靈！最後，我還得提出吳軍長一段嚴正的軍人精神，作本文的結束——在十一月八日的夜裏，我們「死守三日」的任務已告達成，在夜裏十時及十一時的前後，不斷有些軍官，請求略早撤退，較為有利。說是爭取夜間行軍，可減少敵機轟炸云云。但吳軍長堅決認為：「不至夜午十二時後，不算圓滿達成任務，所以堅持到十二時後，才發佈突圍的命令。事後想起來，假如他能早撤出半小時，必可安然的搶渡過那座白鶴港的蘇州河橋，不致犧牲在敵的便衣隊亂槍之下了！然而這種精忠不欺的精神，却正是他值得我們紀念的地方！

### 要事補略

1. 這段回憶，早該寫出。只因多病，累次寫了一些，旋又擱筆。原意想寫成一個小冊，並把守城情形和戰友們的形態，以及暴敵的兇狠，詳細的作個報導，茲既抽不出時間，實現這個計劃，只好先行粗略地寫一個概要。

2. 死守松江三日的任務，雖然責令我和郭軍長及吳軍長三個人，但實際是吳軍負其全責。而吳軍長忠勇表現，尤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寫他的事實較多。

3. 吳軍的金師長張師長以及吳旅長的名字和番號已不記憶，承東北宿將王鐵漢先生見示，可感！

4. 金師長奎璧，是矮矮胖胖面團團的一位先生，性較急躁。有次出擊後向我吼道：「這松江是什麼鬼地方！三步一條溝，五步一條河，並且都深不見底，要我們怎麼衝！」我只好向他笑笑，心裏倒很佩服他的勇敢。

5. 張師長文清，很魁梧穩重，後來我過第三戰區，聽說他在那兒，但未得一晤。只見到劉多荃（芳波）將軍，他也很關念這一戰役。

6. 吳旅長謙，身材不高大，他的番號是一〇七師三二一旅。吳軍長雖稱彼為「小叔」，年齡似較吳軍長小一些。

7. 郭軍長汝棟，像是峨帽或青城得道的人士，守城時只見他盤腿端坐。在槍砲聲緊急時，才像宣佛號似的哼一句：「臨難毋苟免！」我總認

為他至少有「修真養性」的功夫。

8. 附帶的且談一談對於郭軍負責指揮的馬旅長的印象。他是一位演喜劇的角色。馳援松江，他是最先到達的。那時敵已迫城，情形已殊緊急，他見到我第一句話，便是：「趙子龍來也！」接着又來一句：「趙子龍單騎救主，何況我還有一百餘名的大兵！」隨即要我部隊守城，他便出

城佈防。臨行又送我一小簍四川大麵，並說：「我知道你近兩天沒有吃喝，飢渴發慌，不妨安心的來兩口！」他不但臨危不驚，並仍具輕鬆愉快的心情，令人頓感寬慰。在匆匆分手時，我不禁向他豎起大拇指，說聲：「硬是要得！」後來，我去重慶時，特往遂寧訪問到他，並暢飲終日。他是特殊的一型人物，很可愛。憂慮焦急，不能解決問題的，不是麼？

9. 另和我守城時，始終不離的，是吳軍的一位政治部主任，他也姓吳，但迄今查問不到他的名字，吳軍長身旁，沒有參謀長，他好像兼代此職；可是又不見他多所獻策和主張，他身材高大的，儀表很瀟灑，在危急時總是哼着聊齋鳳陽士人故事裏那首詞——「黃昏卸却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紅繡鞋兒占鬼卦！「返復低吟，頗為悠揚，好像藉此可以抵銷焦慮似的。這位先生不脫書生本色，因為有人證明，說他和吳軍長一同在白鶴港的橋南端殉難的。所以聯想到他。

10 很想找到吳軍長的像片做個紀念，但迄未如願；這也是我對於這項報導遲延着筆的原因之

一。聽說在台的監察委員張建中先生深知吳軍長的情形；可惜我無緣識荆；到監院專訪一次，又未相值。將來還想向他請益，如吳軍長本籍、年齡及學經歷等等，來做紀念這位偉大戰友的文字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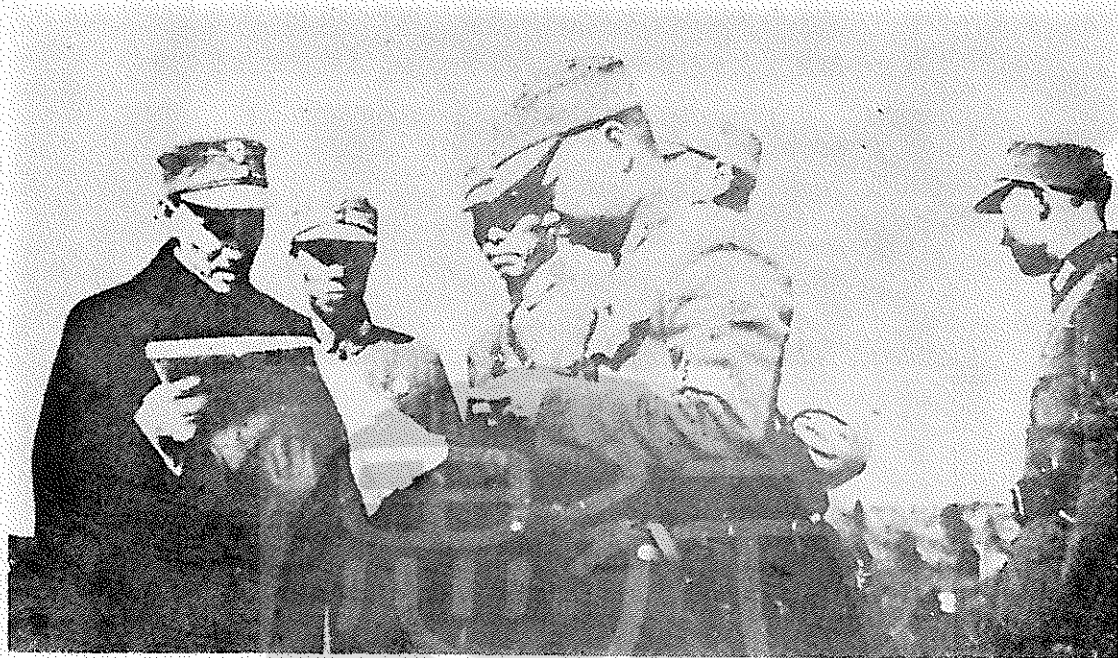
### 要事再記

該文匆成後，得王鐵漢將軍補充幾項資料，均較重要，爰再附錄於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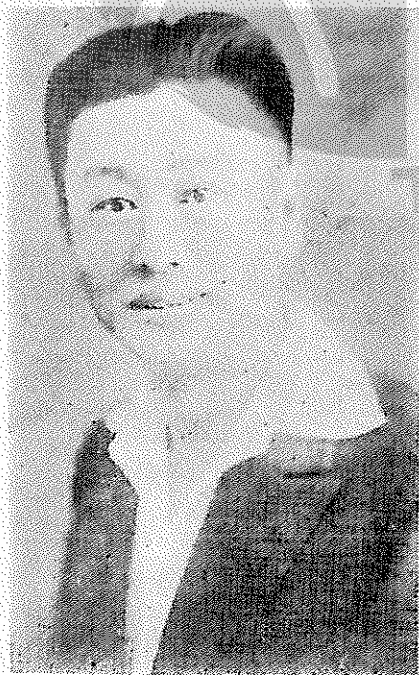
1. 吳軍長克仁字靜山，民前十八年生，吉林省雙城縣人，保定軍校五期砲科及日本砲兵學校畢業。歷任東北陸軍砲兵連、營長。十八年升充東北陸軍講武堂砲兵研究班主任兼砲兵教導隊上校隊長。廿一年十一月調升陸軍第一一七師少將副師長。廿二年七月升任該師師長。廿六年三月升任陸軍第六十七軍中將軍長。

2. 前文所記，有謂圍城時在指揮所內為吳郭兩軍長和我，另有一高個子吳軍的政治部主任四個人。這位高個子亦姓吳，頗瀟灑，好像兼任吳軍參謀長模樣云云。頃王將軍復指出，這位吳姓高個子，名桐崗，却是六十七軍的參謀長，係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暨東北高等軍事研究班畢業，學識很好。以彼時六十七軍的政治部主任高某，尙未到職，想彼係暫代政治部主任云云。余誤認彼係政治部主任代參謀長，不確，特更正。

3. 吳軍長的照片不易得；王將軍寄下彼任一七師副師長時與翁照垣及楊正治兩師長攝於戰地之照片一幀，殊可珍貴。六十九年七月



級高與揮指線前臨親，官長今司區戰三第兼自長員委將，後發爆戰抗變事七七  
。影留時情敵判研領將



左圖：「八一三」之役，奉命「死守松江三日」抗  
敵殉國的吳克仁軍長遺照。  
（文見六十頁王公瓊「八一三」之役吳克仁軍長殉  
國紀實」）